

沙坪之戀

王 作 榮

一、抗戰的一天來到了

民國二十七年暑假，筆者和范馨香小姐二人分別畢業於湖北省立第一中學與第一女子中學，於民國二十七年七月在武漢參加第一次全國各大學聯合招生考試，分別以第一志願錄取中央大學政治系與法律系。在我們讀中學的時代，正是全國上下在蔣委員長領導之下，勵精圖治，各項建設自新生活運動至國防設施，突飛猛進的時代；中等教育水準達到顛峯，迄今未能超越，這是我們最幸運的時代。但是另一方面，「我們的祖國已整個在動盪」，日人侵逼日急，九一八、一二八、長城之戰，察熱事件，何梅協定，秦土協定、冀東偽組織、華北五省自治運動，使我們無喘息機會，



本文作者王作榮教授考入沙坪壩中央大學時留影

國亡無日。我們青年學生再也不能安心於課堂，於是罷課、遊行、示威、從軍、抵制日貨、制裁奸商，聊盡匹夫之責，這是我們最悲痛的時代。我們就是在這樣一個幸運與悲痛，挫折與奮發，壓迫與反抗的時代中完成了我們的中等教育。

民國二十七年暑假第一次

全國各大學聯考舉行時，距離七七事變已有一年一個月，首都早已淪陷，政府已西遷重慶，保衛大武漢的外圍戰已在激烈進行。我們是高唱着「抗戰的一天來到了，前面是東北的義勇軍，後面有全國的老百姓，我們中國軍隊勇敢前進……」，「向前走，別退後，生死已到最後關頭……」悲壯戰歌進入考場的。爲了預防空襲，武漢區的考場設在接鄰漢口法租界的青年會。那時距離武漢將要淪陷不過二月，各機關工廠學校及能走的市民已在日夜加緊撤退中，市面淒清，行人可數，店門半掩，樓臺空鎖，一幅國破家亡的景象，「縱鐵石心腸也流淚千行」。何況我們還曾親眼看到二十七年春天冠蓋雲集，大軍畢至的繁華壯麗場面，前後不過半年時間，連不勝今昔之感都來不及。

聯考榜發之日，正是武漢陷敵之時，我們倉卒退居家鄉，聞訊錄取，乃聞關西上。取道雲夢古澤，輕舟一葉，縱橫出沒於河港湖沼之間，時而小港流波，時而汪洋萬頃，鷗鳥白雲，塵念都消。越十餘日抵沙市，乘小火輪轉宜昌，再轉民生公司輪船西進。船入三峽，遙望明妃尚有之邨，訪尋襄王高唐之夢，絕巖削壁，兩岸猿聲已斷，重山窄水，江流急湍猶昔。這本是騷人墨客逸興過飛的大好機會，無奈是在流亡途中，河山破碎，前方金戈鐵馬，殺敵方酣，也就無心觀賞流連了。船抵陪都重慶，轉赴沙坪壩學校報到，已是民國二十八年年初，本學年編級試驗已過，可以

註冊上課，領取貸金，但不能計算學分。於是就此住下，直到十二年畢業，一住就是四年半，號稱五年。作榮於讀了二年政治系後，又轉到經濟系讀了三年。想起現在因讀經濟而惹出許多麻煩，倒頗有點悔不當初了，然而「悔之晚矣」。

二、蜀江水碧蜀山青

沙坪壩是學校總部所在地，另有一年級學生所在的分校則設在柏溪，與沙坪壩相距約二十餘華里，隔嘉陵江相對。自江邊至柏溪校園有里許蜿蜒的石板路，中途有巨石懸空突出，下有賣猪肉的肉案一座。再上行數十武即為柏溪盤旋之處，有平地傍山面溪而生，郵局、百貨店、柏溪飯店等在焉。柏溪飯店小樓一角，是我和范馨香小姐二人初次共餐之所，一餐定終身，一直共到現在。緊鄰柏溪飯店有竹舍三、五，夾溪而立，賣粉糟湯圓炒飯湯麵之類，是學生經常光顧之地。由此拾級而上十餘步，豁然開朗，平曠一片，即是校舍所在。正面為運動場，場之三面有坡高出三數尺不等，鄰溪一面較低。環繞運動場修有人行道，站在背對柏溪，面對運動場的人行道上，運動場左手為宿舍、飯廳兼大禮堂，左上角為階級教室及專用教室，右上角為辦公室，再右為女生宿舍及圖書館，右面及下面為教室。所有建築一律瓦頂地板，竹泥牆壁。左上角階級教室之左，為王九老爺住宅，「洋房」一座，桃李滿園。宅前池塘一方，蔓草叢生，蛙鳴陣陣，蟲聲唧唧，世外桃源也。但九老爺却是一個地頭蛇，小氣鬼，時常向學校告狀學生偷了他的桃子吃。令人永遠忘不了的一個月白風清，海暑消退的盛夏之夜，歷史系的孫氏姊妹在池畔曼歌一曲「夜半歌聲」，如怨如訴，真可「起潛海之蛟龍，泣孤舟之嫠婦」，

何況我們都是異鄉飄零的流亡學生，不禁泣下沾襟。與學校隔溪相對者為一高山，佚其名，高峯入雲，古柏參天，「山從人面起」，頗為逼人。柏陣由山而下，沿溪伸展至江邊，是為柏溪名稱之由來。在人行道下面截溪築壩，蓄水成池，是為柏溪游泳池。

由階級教室方向出校後二、三里，有小鎮曰李家場，三、六、九趕集之日，同學五、六人常結伴觀光一番，順市猪肉數方，猪肝豬肺稱是，肩負手捧，至學校附近田野間，一人把風，一聲口號，其餘同學即鑽入瓜棚豆架間，偷摘豆苗青瓜，頃刻腰纏袋滿，然後租用民間鍋灶，紅燒清燉，各擅勝場，省錢有限，樂趣無窮，而樂在一偷；偷，一樂也。每屆春季，重慶霧季已過，敵機即來空襲，尤其在暑假期中，每日上午十時必放警報，十時半左右敵機臨空肆虐，解除警報則時間不一，可延至黃昏，視天氣及敵方情形而定。暑假警報來時，常與三數同好至附近民家租用麻將及附件全副，在竹林中擺下陣勢雀戰，蛇蟲蚊蚋，一概不怕。幾圈下來，不知警報之已解除；賭，亦一樂也。而我們都是品學兼優的好學生，將來的國家棟樑哩。現在雖非國家棟樑，却是萬世師表。「大德不逾閑，小德出入可也。」何況這與德性無關，八十歲做學生，照樣會有這些違規事件，這是學生心理。

由柏溪至沙坪壩，有水陸兩路。水路係以小船「遞標」，遞上過路之大木船，經磁器口至中渡口上岸。陸路則沿嘉陵江左岸至磬溪，渡江至中渡口。嘉陵江除夏季水漲外，終年碧綠。江右丘陵起伏，雲樹掩抑，小鎮、工廠點綴其間。江左為「平原」，阡陌相連，遠山如黛。兩岸綠色終年不斷，與江水相映，好一幅「蜀江水碧蜀山青」的畫面。觸景生情，常想起流亡西蜀的老前輩唐明皇，不免一掬同情之淚。如走水路，則輕舟順流而下，同

船師生，笑語晏晏，指點兩岸風物，數落江帆快慢，師生行樂圖也。但暮春三月，風和日麗，鶯飛草長，則以走陸路爲宜，右邊碧綠江水，風帆點點，左邊則十里麥浪，遍地菜花，泥土都爲之芬芳了。

沙坪壩爲嘉陵江畔一小壩，位居小龍坎與磁器口之間。中大在壩上與重慶大學及中央工專結鄰而居，中大大門即在重大後門（無門）之後。入大門右手爲運動場、大禮堂，左手爲教室、中渡口。中渡口爲通往江邊，渡江至對岸磐溪，乘船上至柏溪，下至重慶之交通孔道，小吃店與茶館林立，以大滷麵出名。甲級觀光飯店名秀野，後爲日機炸毀，未再恢復。由大門前行約二十碼，有坡橫路，即有名之松林坡。小丘突起，松樹成林，寒冬之夜，松濤洶湧，遊子常爲之心驚泣下。坡上右前面爲第一教室（文學院），左前面爲女生宿舍、辦公處所。坡後正中爲圖書館。臨江一面，即左面，爲師範學院、農學院、理學院及法學院；接中工一面，即右面，爲男生宿舍。環坡有人行道，道左上有理學院地理系教室，道右下有男生宿舍、飯廳、單身教職員宿舍等等。再向右行，中隔中工房屋數間，獨處一隅者爲工學院教室。臨江人行道旁，地理系教室正下面即爲防空洞。

出中大大門向右行，沿嘉陵江岸至重大大門，爲有名之鴛鴦路，路面平坦，終年濃蔭掩蔽，長條牽袖，花香撲鼻。夜闌人靜，縱目遠望，江火點點，江水寂寂；仰首雲天，皓月當空，銀光篩地。情侶對對，漫步依偎，人間仙境也。我們常與三數友好徘徊其間，誦春江花月夜詞，唱翠堤春曉歌，不知露浸薄衫矣。出中大大門稍左有一路，爲中大通沙坪壩壩上之便道。再左，爲工學院之翻砂、鐵工等廠。再左下，位於中大重大之間，有平地數

十畝，爲中大農場，綠樹成行，百花爭艷，石甕泥路，亦是賞心樂事好處所。此外，沙坪壩四週景物亦頗宜人，我們踪跡常到。然而，我們都是「等是有家歸未得」的流亡學生，「雖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

三、同學少年皆不賤

前面曾經說過，我們是在國家教育水準達到顛峯狀態時完成中等教育的，而當時考取中大的學生又都是全國最著名中學中最優秀的學生，因此頗多特立獨行奇才異能之士。加上學校採取自由研究講學的政策，對學生要求不嚴，約束不多，讓學生可以自由發展其聰明才智與個人興趣，因而造就人才極多。以後無論在國內外工作，學術事功，都有獨特優異表現。而由於自由發展，培養出學生的真實人格與自我尊重的精神，在社會上都能卓然自立，「涅而不緇」，散發出樸實的光輝。

中大是有教無類的一個大學，是一個吞納萬物的大熔爐，熔化了各種類型的素材，鑄成了各種類型的人才。在中大：有在酷暑之中，昏黃燈光之下，擠破了圖書館的門，擠滿了圖書館的座位，而使外賓肅然起敬的學生；也有坐茶館，打籃球，睡懶覺，擺龍門陣的學生；有才氣縱橫，不受羈勒的學生；也有抱誠守樸，精光內斂的學生；有背講義，讀課本，考第一的學生，也有博覽羣籍，識見超羣，而總在及格邊緣的學生；有抱着鏡子練習演講姿式的政治家；有終年低頭沉思，口中念念有詞的文學家；有手持司的克，足着破皮鞋的外交家；有肩上經常扛着丁字尺，手裏經常拿着儀器盒的工程師；有掛着兩道鼻涕，幼稚如嬰兒的天才科學家；有胸前懸着「愛人」芳姓牌子，在女生宿舍門口幌來

幌去的哲學家；有「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面孔也黑得像農人的農業專家；有同時發出十幾封同一內容的追求信，以求多中取勝，而一無所獲的經濟學家；有一襲長衫的中國式名士；有西裝革履的外國式紳士；有後面老是跟着一大羣女同學而以光桿畢業的男同學，有追求者可以編成一個連隊而帶着寂寞芳心離校的女同學；有俯首含羞，開口臉紅的閨秀體；有大熱天裏，倚在男生床上聊天的浪漫派；當然，我們不會忘記那個逢有機會便要朗誦自己佳作的矮小詩人，和那個爲了愛情而獨力編寫一個天文地理中英合璧的壁報的萬能博士；還有我們永遠會記得那位天生拿老虎鉗子的老虎型女醫師。

就是這些人，他們的議論識見，他們的抱負志節，他們那種看重自己的驕傲，他們那種以天下爲己任的精神，他們那隱藏在襤褸衣着菜色面孔後面的英銳之氣，實在是新中國希望之所寄。他們在壁報上發表的政論文章比重慶的那些破政論家要高明的多；他們寫一首小詞，一篇長歌，一個緣啓，一道通告，可以直追唐宋，媲美明清。他們的籃球可以對抗國手，他們的話劇可以轟動重慶。那怕是同鄉會中一齣京劇，系會中一闕清歌，都能顯現出同學們的才華與修養，讓你感覺出這裏畢竟是中大。

就是這些人，有抱負，有識見，有個性，有特長，而且一致的不在乎物質生活，祇知埋頭追求各自的理想與興趣，豈止旁若無人，連自己都沒放在眼內。這些都是中國士這個階級的傳統精神，傳統氣魄，與傳統風範。那時去「古」未遠，尚有士的遺風，這些人是中國士的最後一代，如今已是絕響。

談到當時物質生活，可說已到了窮的極限。早上七時左右吃稀飯，一碗渾漿，幾顆黃芽米，幾隻白米虫，在裏面游來游去。

四碟小菜，就有二碟是豬吃的空心菜——菜梗一碟，菜葉一碟。同學們一喝七、八碗，但早上十時就已空腹雷鳴，不到十一時，飯廳即已擠滿了人等候開飯。而飯是要靠搶的，搶遲了便得挨餓。搶飯必須先搶飯瓢，女同學們常是推選一位母老虎型的人物衝到飯桶邊，手到擒來飯瓢一隻，然後「脚步合着脚步，背勝連着背勝」，以「廣大強壯」的隊伍，一個接一個的將飯瓢傳下去，直到搶到她們認爲不需要再搶了爲止，可是桶底已經朝天了。最能全民團結一致，力行抗戰精神的是中大女同學。我們祇知道女人做皇帝，做內閣總理，比男人厲害，殊不知搶飯比男人更厲害，未來必然是女人的天下。男同學後來弄急了，把洗臉盆搬出來，一臉盆可以解決好幾個人的問題哩。那時鞋子都是腳踏實地（無底），襪子都是空前絕後（前後洞穿），而衣服都是百衲本。

然而我們不叫苦，不請願，仍然弦歌不絕，自樂其樂，自適其適：讀書的讀書，戀愛的戀愛，睡覺的睡覺，吃茶的吃茶。顏回是孔子三千弟子中的大弟子，七十二賢人中的首席賢人，而他能擠到這個地位，據他的老師說是因爲他能「一簞食，一瓢飲，居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不改其樂」。依照這個標準，我們以千百計的中大同學都是賢人，都有資格配享聖廟，俎豆千秋，問題在找不到這麼一個大聖廟。即使拿「不幸短命死矣」的標準來說，我們同學合於標準的也不在少數。記得以第一名考進政治系的同班同學湖南郭公，肺病三期，自知來日無多。但此公胸懷大志，除修習政治系的課程外，尚精研孫子兵法，兵略地理，中外戰史，圖書館所有兵學書籍研讀無遺，終日抱着地圖研究兵家必爭之地。他要資兼文武，至少要做個曾國藩。勉強讀完二年級後，即赴修文之召。這種「朝聞道，夕死可矣」的精神簡直可以直

追孔聖人，豈止賢人而已哉。作樂那時身長一七五公分，體重一七磅，完全靠骨頭大來支持門面，為有名的釣魚竿之一，看似肺病二期半，睡在他的正上舖。對好友之去，自然深感悲慟，但從不「行自念也」，直有視死如歸的氣概。由於文章寫的沒有他的好，「修文赴召」，竟告落選，將來當然是「老成凋謝」了。

回憶沙坪壩的生活，總少不了敵機的空襲。敵機大舉空襲重慶是從民國二十八年五月三、四兩日開始的，從此每年約在五月初霧季過了來襲，直到十月中霧季來臨時終止，每日上午十時到下午五時左右，差不多沒有一天間斷的連續轟炸，有時月明星稀時在夜間自九時左右至午夜過後加一場夜襲，我們稱之為疲勞轟炸。這種疲勞轟炸直到民國三十年十月為止。是年十二月八日太平洋戰爭爆發，三十一年便沒有了疲勞轟炸，三十二年以後敵機便差不多絕跡，而是中美空軍連翼轟炸敵人了。

疲勞轟炸開始於第二學期快要結束之時，終止於第一學期上課不久之後，正好包括整個暑假在內。長時留校的同學幾乎全部為無家可歸的窮流亡學生，依賴貸金過活，無法他去。每日上午十時進防空洞，下午五時左右出來，袋裏有錢的同學中午可溜至中渡口買點食物充飢，絕大部份同學都是餓到五時出洞，再餓到六時許廚房開飯為止。遇到飯廳被炸，就要遲到十時開飯。遇到夜襲，則飯吃完不久便要進洞。有一次正遇到月尾打牙祭，廚房早將紅燒牛肉燒好了，而廚房飯廳旁邊中彈，大桶紅燒牛肉堆滿黑灰。我們一個月才盼望到的一次牙祭怎肯輕易放過，全部吃光，吃的滿口灰沙，仍然津津有味。

敵機於二十九、三十年都有一段時間集中轟炸沙磁文化區，尤其中大為主要目標，敵人並於廣播中明白宣佈。中大校區到

處中彈，一次正中防空洞頂，地理系教室被毀，我們在洞內被震的彈了起來。一次炸彈正從防空洞門口落下江邊，一股空氣巨流衝入洞中，洞內燈火全熄，每人胸前有如巨錘捶了一下。在整個轟炸期間，中大師生從無死傷，可謂吉人天相了。

敵機來襲時，同學們在防空洞內餓着肚子睡覺、聊天、讀書、抬槓、下棋、玩牌、戀愛，一切活動照舊，毫不把轟炸放在眼內。出得洞來，吃一頓飯，洗一個澡，有夜襲，再進洞，無夜襲，睡個覺，準備明天進洞。連眉頭都不繃一下，瀟灑得很。這一種氣派，這一份修養，足堪大任吧。

我們這一批同學實在是國家的精英，如果用得其宜，必可對建設現代中國有偉大貢獻。不幸的是，正當我們要發揮力量時，大陸淪陷，祇有一小部份留在美國及其他國家，更小一部份隨政府遷到台灣。在台灣這一部份，無論浮沉榮辱，都能在他那一行嶄露頭角，或居領導地位，或為不可缺少的中堅人物，對國家社會貢獻的多，取得的少。而更值得一提的是，是二十幾年來，在台灣發生的所有違反國家社會重大利益的大事件，都很少或可說沒有我們的同學牽涉在內。因為我們是接受過嚴格訓練的士，知道有所為，有所不為。留在美國的那一部份更是光芒四射，據統計綿互美國東部數省，約六百我們那個時候的同學，在各行各業佔據重要位置，作重大貢獻。前幾天還有一位打了四年籃球，坐了四年茶館的同班同學，以美國名教授和海外學人的身份回國省親。楚材晉用，邦國殄瘁。大部份同學留在大陸，消息杳然。但我們相信假如大陸還有一點點建設與科學發展的話，那必然有我們同學的重大貢獻在內。

而今，俱往矣，夕陽殘照，餘暉無多。

四、絳帳春暖

中大的教授團，一如中大的校風——樸實而有光輝。實際上，他們正是養成這種校風的原動力。他們平均起來說，不像其他學校教授在社會上有赫赫之名，他們也從不安於位的滿天飛。他們從不今天北上，舉行一個表演性的講學；明天南下，發表一個政治性的談話。有時主張科學救國，有時又要民主興邦，什麼都做，就是不肯安靜下來教學生讀書。中大教授們祇知道守住自己的崗位，每天帶着智慧的微笑，默默的傳道授業解惑，散發師道的尊嚴與光輝。中大教授窮而不濫，連兼課都不願意多兼；困而知恥，曾經有一位教授因夫人不知規定多領了一份津貼而引咎自殺，現在在那裏去找這種廉介之士，他不殺別人就已經够好了。中大教授們對學生負責，對學術良知負責，因此當別人出書像印報紙那樣輕鬆時，中大教授惜墨如金，不肯輕着一字。中大教授團多的是飽學之士，但愈是飽學，便愈知立言之不易，其實他們是過於謙遜了。他們一生的智慧學問的結晶，已隨或將隨他們的逝去而歸諸塵土，實在是國家社會的損失，自然更是我們學生的損失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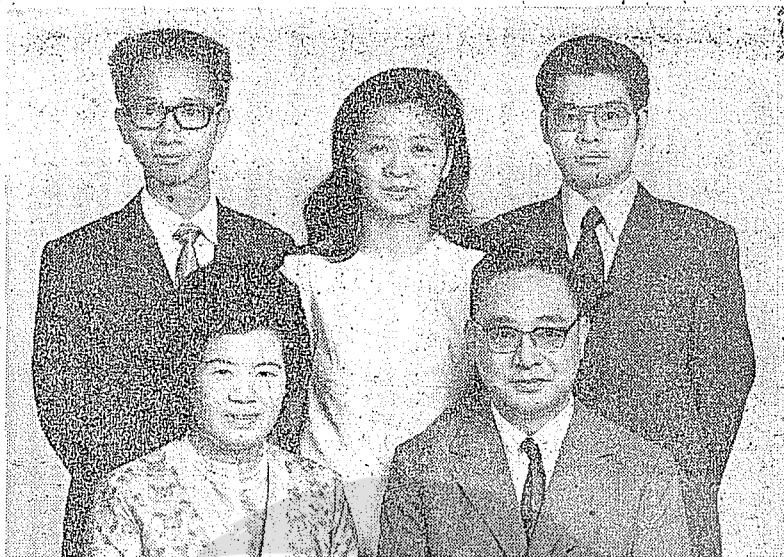
中大教授們對學生都有一颗愛心。爲了學生的學業前途與安全，他們可以抵抗外來的任何壓力。他們會爲有問題的學生作各種解救的安排，甚至偷偷的通知學生不要出校門，不要離開他們的保護的羽翼。在那種流亡動蕩的時代，這對學生該是多麼重要的。有多少學生是不知不覺的在他們的愛的蔭庇之下完成學業，日後在國內外卓然有成。學生們在校，他們教導照應，學生們畢業後，他們又忙着爲他們找工作，曾經有一位因傲視一切而終身不

得意的系主任，却爲他的學生的工作而向當道低頭。他們各自愛護自己的學生愛的過了火，以致工學院的教授帶領工學院的學生，文學院的教授帶領文學院的學生，來個陣前相見，使校長及三長夾在中間不知如何是好。那時學生都住校，教授們都住在學校宿舍或附近，時常在校園見面。一個點頭，一個微笑，溫暖了多與鄉遊子的心。即使是現在，我們學生都是望六之年，而天涯海角相遇，一聲老師，便親如家人。

因爲愛學生，教授們便從不利用學生做他們的工具，鬧風潮，搞政治。在沙坪壩的八年，中大同學從不鬧事，那是因爲中大教授從不煽動學生，甚至很少說一句激憤之詞。在那樣的生活煎熬之下，很少聽到教授訴苦。中大的師生關係永遠是純潔的，惟其純潔，所以能持久。我們有好幾位業師在台，我們總是恭執弟子之禮，而我們的老師總是一如往昔的愛護我們，關切我們，幫助我們。

當然，教授們也有他們輕鬆的一面。我們知道那位教授喜歡學生向他鞠躬，那位教授喜歡學生在校車上向他讓座位，那位教授喜歡學生陪他唱戲，那位教授喜歡學生陪他坐茶館，那位教授喜歡吃排骨麵，那位教授喜歡吃花生米，那位教授最怕師母，當然，更會知道羅校長追遍了歐亞三洲才追到美麗的羅師母。那時教授們的平均年齡約四十歲，很多三十歲上下的單身教授，師生之間便免不了羅曼史。那位教授想追求那位女同學而不敢表示出來，那位教授敢在女生宿舍前面站崗，那位道貌岸然的教授怕女生着了涼親自爲之關教室窗戶，那位最恨遲到的教授在女生上課遲到時親自到隔壁教室爲她搬課椅，那位教授的情書沒有學生寫的好，便在同學間流傳起來。而且這種羅曼史並非是單行道，

而是雙向行駛。好幾位風姿綽約、才華出眾的女同學都為她們老師的淵博學問及高雅風度所傾倒，不待老師追求便自願托以終身，由同學升成了師母。有幾位年齡相當，有幾位還是白髮紅顏。教書而能贏得紅粉知己，教書亦足千秋了。我們稱這種戀愛為知識崇拜，以示有別於金錢崇拜。如前面所說的，那時去「古」未



本文作者王作榮教授（右）與夫人范馨香大法官（左）暨男女公子合影。

遠，知識仍有點權威。現在，教書二十幾年了，紅粉，你在何方？

我們從二十八年初進校到三十二年畢業，共歷三任校長。自進校至三十年暑假是羅家倫校長，自三十年至三十二年春是顧孟餘校長，自三十二年春至畢業是故總統蔣公兼任校長。

羅校長是中大的功臣，我們對他的虧欠實在太多。我們總是稱羅校長為羅大鼻子。中大的助教須熬十幾年

才能升講師，於是遷怒於羅校長，中文系那些德高望重的助教便專門寫打油詩來罵。形容羅校長鼻子大的一首詩是：「鼻子人人有，唯君大得凶，沙坪打噴嚏，磐溪雨濛濛」。再形容羅校長的為人是：「一身豬狗形，兩眼勢利全，三技吹拍騙，四維（羅）禮義廉（無恥）」。其實，羅校長是典型的中國的士：有救世濟人的熱忱與抱負，有服膺真理與知識的勇氣與精神，有尊敬前輩愛護後進的德性。他知識淵博，識見遠大，生活平淡，是標準的中國讀書人，士大夫。因為有救世濟人的熱忱與抱負，於是便亟求入世，求進身，以一展抱負。但不了解他的人或故意歪曲他的人便說他是熱中做官。其實，即使是熱中做官也不是罪過呀。民主政治之下，還要用錢競選，到處拜托人去求個一官半職哩。因為有服膺真理與知識的勇氣及精神，便講氣節，講是非，有所不為。這二種性格合起來便註定了他的一生的悲劇。因為有尊敬前輩，愛護後進的德性，行之過度便是諂事前輩，苛待後進了。二十八年春，中大大二校聯合請剛從意大利考察回來的考試院長戴傳賢先生在重大大禮堂演講訪意觀感，由羅校長主持。羅校長對戴院長執禮之恭，措詞之謙，頗與大學校長身份不合，二校同學報以噓聲。其實，我們了解這是羅校長詩人氣質的誇大表現，我們也知道中國的士謙恭而不屈己從人，與政客不同，政客表面不一定謙恭，但暗室可以下跪。那天倒是戴傳賢院長對學生回禮是行的高舉右手的意大利軍禮，學生們印象深刻。

（下期續完）

訂閱中外雜誌及購買合訂本請將書款交存附近郵局劃撥一四〇四四帳戶，或寄郵票交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七號之二或撥電話七七一二四八〇，即可收到書刊。